

明內

112期目錄

譯稿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3

陳觀勝原著
古鼎儀翻譯
霍韜晦校訂

龍樹的邏輯（續） 楊山雄一著 8
吳汝鈞譯

專載

敦煌佛經卷子巡禮（續完） 13
幻生

從佛教觀點看西藏轉世喇嘛（續完） 20
鄭金德

吉藏學說初探（二）（續） 25
廖明活

釋佛名號 智銘 27
梵網經菩薩戒本講義 30
釋廣化譯述

佛教文藝

看「念佛感應述異」之後 33
由我

虛雲和尚（續） 馮馮 35

心力移物奇能（續完） 38
馮馮

佛教消息

畫頁	封面	面底	金山寺塔觀音閣及妙高台
	封底	裏面	金山寺遠眺
	封面裏	裏面	金山玉帶橋及白龍洞
	封底裏	中間	金山寺鳥瞰
		外側	楞伽台

陳觀勝原著
古鼎儀翻譯
霍韜晦校訂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前言

本書研究兩千年來的中國佛教，由於歷史過長，自無法將之一一敘述，而只能討論一些較重要的階段和有代表性的
人物。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把佛教在中國成長和被接受的過程展示出來，亦探討了它在被全面接受後所扮演的角色。
佛教經過好一段時期的興盛後，開始衰落，國人對佛教教義及典籍的學習熱誠，亦逐漸減退。在後一千年中，佛教
在外表上仍然繼續存在，但內在的動力已告喪失。

不過，佛教在未衰落前，對中國文化會作出極大的貢獻；就是衰落後，它對中國的思想、文學、語言、藝術及科學
各方面，仍發出深遠的影響。

（一）宋明儒學
宋明儒學之興起，可以說是一思想文化運動。它的目的是要
把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注意力從佛教轉回傳統儒家上去。然而，

佛教對宋明儒學的影響却是多方面的，由於佛教已經和中國思想
打成一片，使得宋代的思想家無法完全放棄佛教思想。他們雖然

沿用傳統的儒家術語，但他們的解釋却受佛教影響，因此若不熟悉當時流行的佛教觀念，便很難了解宋明儒學。

例如張載對「仁」的解釋爲：「體事無不在」（to embrace all under heaven）①，就是從佛教菩薩救度衆生之「同體大悲」引伸而來的。

宋儒陸象山根據「孟子」及「大學」強調「心」的重要性，由此我們不能不懷疑他是受佛教、特別是禪宗所影響。陸象山及其明代的後繼人王陽明（一四七三——一五二九）會被人譴責爲陽儒陰佛，雖然陸象山在給一友人信中嚴厲批評佛教自私及否定人道。禪宗的重要教義「心即佛」及「本心自悟，不假外求」②是極可能給予陸、王很大的影響。另一有趣的事，是佛教內部的「頓」「漸」之爭，亦見於宋明儒學；朱熹卽物窮理，可代表「漸」，陸象山心卽理，可代表「頓」。

在修心方面，宋明儒亦同樣受佛教影響，佛教修行特重心志、禪定、平等等，程顥於「定性書」中亦強調此點。他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若受外誘，便會過分活動而不能定，所以他主張心繫於一處，若能如此，心即可以自爲主宰，而不會受外物影響，更不會爲敵人所害。

從李翱到程顥、程頤，都致力研究人如何成聖賢之道。李翱說：「聖人覺而不動情。」程頤則謂聖人是「正心養性以生其情」，由此而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發出。他認爲這就是聖人的「從容中道」。以上這些見解，可以說是儒家對佛教所說菩薩道的實踐的回應。

由於佛教的影響，宋代的思想家亦開出一些特殊的觀點。例如朱熹（一一三零——一二零零）認爲任何事物皆有理，而理普萬物，此一概念與華嚴宗之互想澈入，「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十分接近。邵雍（一零一一——零七七）在其先天圖中推算現時宇宙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卽將被另一宇宙所取代。朱熹亦同意邵雍說法。這樣的理論無疑是受印度「刲」和「宇宙循環論」的思想影響。

以上我們雖然指出宋明儒學是受佛教影響，可是我們却不可

過份誇張或過高估計佛教對它的影響力。宋明儒雖會研究佛教和運用它的概念，但其自身的體系畢竟在強調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個人的重要和倫理的價值，這些都是承繼中國文化傳統而來的。從歷史眼光來裁判，宋代儒學運動顯示宋代思想家通過某些佛教途徑而回到他們原有的儒家傳統上去。

（一）對道教的影響

佛教不只影響宋明儒學，亦影響及道教。漢代時期，佛教能夠立足於中國，就是因爲它和道教十分相似，道教給它提供了方便，但其後道教却反過來借鏡於佛教。

起先，道教尚無正式的教義和經典，但當發覺佛教日漸興起受到各人重視之際，道教遂感到自己亦有必要成爲一有力的宗教，於是便向佛教摹倣和學習。

道教承認其造像的規矩是取材於佛教的。道教的第一個神像建造於公元五世紀中葉北魏時代，兩側環拱着仙人。

佛教對道教經書的形成資助更大。道教早期將一向被儒家視爲非正統之學，如點金術、占卜、煉仙術、吐納等收集起來，統歸於其開山祖師老子所創。但這方面的資料畢竟有限，若無新材料注入，便會枯竭。幸好自公元五世紀後，佛教經典大量來華，

其範圍之廣，想像之富，引起了道教的欽羨，於是成爲道教取材的無盡的資源。但是，由於倣效的工作過於匆忙和隨便，結果留下不少抄襲痕跡。大體來說，他們把佛經原文整段抄錄過來，只消把佛經裏面的「佛」字改寫成「老子」便行了。有時由於抄襲時候的疏忽，竟爾忘記更改「佛」的名號。因此，在道經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文字：

西昇經：「天下大術，佛術（注意不是「老子」第一。）

文始傳：「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

洞玄真一經：「衆真高仙，已得佛道。」

但最明顯的，莫如宋代一些有關老子傳記的書。例如在「猶龍傳」裏，即說老子是從聖母（玄妙玉女）之左脇誕生的，那時聖母剛手攀李樹。老子出生後，「登行九步，步步生蓮花。」又

有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以洗浴之。老子降生後，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爲尊。」老子降生後九日，已具有七十二種莊嚴相，及八十一種妙好。聖母待老子誕生後，即乘「八景玉輿」，在群仙侍衛之下，昇天而去。

以上的一段傳記故事，很清楚地顯示出是從佛經改寫來的。很有可能就是引自「方廣莊嚴經」（*Lalitavistara*），只換了人物的名字。

道教編好經書之後，跟着便依據佛教之三藏來組織其經典體系。故此，現今道藏也是分爲三部份的（即洞真、洞玄、洞神），而每部又分作十二小部。

在觀念方面，道教也從佛教那裏得到不少啓發。例如「佛身」的概念，早在南北朝時代道教已將之發展以教化人天。歷史上「老子」，就是其中的一個「化身」。這種思想，很明顯是受了佛教「法身」（*dharma-kāya*）和「化身」（*nirmanakāya*）的影響。在菩薩形象方面，道教亦有圓滿慈悲的「天尊」於無始時來教化衆生，以相對應。佛教裏「業」和「輪迴」的概念亦照樣承受。例如「法輪妙經」有言：「知有宿命，生身罪福，致今之報。」這與早期道教所說人爲善爲惡，可以福報或禍延子孫後代，比較起來，有明顯的差別。再者，佛教所說的「三界」，即欲界、色界和無色界，均被道教採用。

以上所述，足使我們認識到佛教所創立之宇宙、諸天、經藏及教義等，均對道教有重大的影響。早在漢代末期，道教不但不能併吞佛教，反而被佛教壓倒了。

(三) 文 學

在文學領域方面，佛教的詩歌散文混合體裁，對我國文學有很深的影響。在形式方面，佛教經典多是用白話翻譯，因此促進了白話的使用。例如禪宗的語錄，就是用一種簡單，直接的通俗流行語言寫成。更重要的是，使我國文學，增添了豐富想像的題材。

道家的文學如「莊子」，顯示出中國人不乏豐富的想像力，

但是，由於傳統居主流地位的儒家經典，總是比較規矩、拘謹和着重實用，因此影響所及，這種神秘的想像便漸漸減色了。儒家所着重的是日常的道德倫理及社會責任，歷史意識也很強，涉及神話、故事時便有所不足。自印度大乘經典譯出，由於印度人在文學方面具有極大的創作自由和豐富的想像力，天堂、地獄、世界，數量之多有如恒河沙數；時空之廣大，簡直不可思議。對於一般比較重現實關係的中國人來說，確能令他們眼界大開，驚異不已。佛經中的這種想像，我們可引法華經中的一段（第七品）爲代表：

「佛告諸比丘，乃經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爲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於汝等意云何：是諸國土……能得邊際知其數否？彼佛滅度以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

面對如此豐富的想像力，中國人樂於重新運用。其中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明代的長篇巨著「西遊記」和「封神傳」。「西遊記」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內容描述唐僧往西天取經之驚險歷程，幸得其弟子孫悟空、豬八戒等沿途保護，力伏群魔，幾經艱苦，才安然到達目的地。「封神傳」是敘述武王伐紂的故事，並有諸神參與，各自使用其精巧非凡的武器。這些故事如此奇妙，令人難以置信，因此中國人有句諺語叫「大話西遊」。另外，有些人認爲若看過「封神傳」一書，他一生都會說謊話。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文學的影響之下，中國人的頭腦亦變得豐富、浪漫、自由起來，從而產生明、清兩代的神魔怪異小說。

(四) 語 言

在語言方面，中國人一些日常流行的術語，許多都是來自佛教的。這些語彙爲國人所接受，但却很少人會留意它們底來源。我們可將這些外來的術語分作兩大類，第一類是譯自佛教教義的，如：苦海、西天、無明、衆生、因緣、出家等。第二類則是直

接由梵語音譯過來的，如·剎那(kshana)、塔(巴利語 thūpa)、菩薩(bodhisattva)、羅漢(arahat)、茉莉(mallikā)、僧(sangha)等。

(五) 音韻學

梵語傳入後，影響中國音韻學的發展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反切之創造，即用兩個字的發音來標示另一個字的讀法。長期以來，都認為是魏朝的孫炎(西元三世紀)首創。資料顯示在後漢時，反切法已為人所知曉，孫炎只不過是提倡者。在此之前，我國是以同音字標音的，反切法則用第一字的聲母與第二字的韻母拼音，這無疑是從梵文字母的拼音法學來的。

梵語字母引起中國音韻學的第一重大改革，是晚唐僧人守溫用三十個字作為字母。這些字母共分為五組：(一)唇音、(二)舌音、(三)牙音、(四)齒音、(五)喉音等。如果不熟識梵語，作這樣的分組是不大可能的。

梵文音韻還有另一貢獻，就是可以讓我們重新校訂過去的讀音。因為中國文字是形構的，在朝代替換之中，文字的結構沒有改變，發音却改變了，要重訂古音，我們可以從音韻表或切音方面來考究，不過這樣做也只能知悉古今某些字的發音已經改變，却不能決定古時某字的實際發音是怎樣。這時候，我們可以採取兩個方法來解決問題。一是參照外國譯寫中文的轉音，二是參照中國譯寫外來語時的轉音。在這兩個方法中，後一方法佛教經典可以給予我們許多寶貴的資料和幫助。佛教內常有許多真言(mātras)或咒語，唸誦時必須極準確，咒語才有功效。這類咒語往往沒有什麼意義，因此翻譯時，譯者便將之轉為中國字音。

時間已歷千年，這些轉音在發音上已經有不少改變，但梵語却是一極講究聲律的語言，所以它底語言的音韻則是極少變動的。我們若將唐代的梵語轉音與原來的梵典逐字比對，則對唐代讀音將有貴重的資料發現。

(六) 禪與山水畫

中國山水畫以宋代最出名，而題材方面又以有禪味的最為優美。畫家們將大自然景色繪入作品中，高山流水，樹木川河，無一不表現出心靈之創造與無常的理法，若隱若現，似有還無，這也就是大乘佛教所說的空。正如法國漢學家歌索(Grousset)指出，馬遠的獨釣圖可能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此圖中，漁翁獨坐舟中，四面煙波瀾漫，不見其涯，而湖水亦僅淡淡幾筆，其他部份全是空白，表現出奧妙的禪理。

禪宗主張一切有情衆生皆有佛性。山川走獸，瀑布松風，無一不是佛性之所在。畫家們就嘗試把它表現出來。禪畫家們先於禪定中觀照自然，直至心與境合，下筆時方能自然無礙，有如流水行雲，一揮而就。此中更無半點延擱，畫筆飛快運轉，就恍如自動一般。

由於禪畫家們認為花草中亦有佛性，所以他們竭力畫出花草中的內蘊，而不是表現它們的外表。在高度的凝神之下，畫家與對象合一，然後迅速地過轉到畫紙上。禪畫家喜歡繪竹，因為竹中空外直，象徵佛教「空」之理念。據說，禪畫家若連續繪竹十年，自身的性格亦會如竹一般。不過提筆時他已忘記這一切，但隨靈感而動。

(七) 天文和曆法

在科學領域方面，僧人亦有不少貢獻。首先，中國的天文和曆法在唐代會受印度影響。楊景風是不空(Amogharaiva)的學生，他在西元七六年提到：取用印度曆法，可知五大行星運行時所經過的「宿」。當時在天文院任職的有三戶印度天文曆法專家，即迦葉(Kāśyapa)、瞿曇(Gautama)、鳩摩羅(Kumara)(參看李約瑟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卷三、第二十章)。由此可知，印度天文學家在當時中國朝廷內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重要。此中迦葉氏一位成員，編製了西元六六五年的曆法表。瞿曇家族則編製了西元六九七——六九八年的曆法。最著名的是瞿曇

悉達（Gautama Siddhārtha），他在西元七二九年編纂了「開元占經」一書，將印度曆法翻譯過來，並在該書中搜羅了不少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史料，堪稱為自印度來華中最偉大之天文學家。至於鳩摩羅族，則與中國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和數學家一行（六八二——七二七）有密切的關係。

由於一行在數學方面的著作已全部失傳，因此我們對他的數學理論所知極為有限。據說他曾經推算出中國棋子縱橫排列十七行的全部着法。又組織過探險隊遠渡南洋觀測中國所看不到的南部星空。從他們的觀測和所繪的星圖，可以知悉他們會南至蘇門答臘之末端，更重要的一項由一行所領導的測量中國的緯度計劃。他與同伴們由山西省萬里長城附近直至中南半島，共約三千五百多公里內設立九個測量站，利用一支八尺長的測量尺，記錄太陽分別在夏至和冬至日的投影，藉此來判別各站的正確緯度。

（八）醫藥

佛教自始就對人類的健康以至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有著極深切的關注。佛法就是治衆生之病，諸佛中亦有「藥師佛」（Bhaishajyaguru）存在。影響所及，中國許多僧人除了說法修行外，亦能以醫術濟世，因此對醫藥方面亦有貢獻。

印度人對人體的構造視爲地、水、火、風四大成素組合而成。

四大調順時，身體舒暢自如；若四大失調，便百病叢生。這些概念後來傳入中國，爲一般人接受。如唐代名醫孫思邈（六零一（？）——六八二）所著之「千金要方」便含有很大程度的印度思想。孫思邈雖是道家學者，但對佛理亦有很深的研究。由於他

的爲人及對醫藥方面的了解，時人稱之爲「今之維摩詰」。在「千金要方」中，他十分贊成印度這種人體構造的理論。更有趣的是，他在書前表示：欲爲大醫，必須涉獵群書，除儒、道二家之外，亦更須諳內典，否則不知有慈、悲、喜、捨之德。跟着他解釋：「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

。」這顯示了佛教對中國醫學論理的影響。

還有，中國的外科手術如剖腹檢查手術（laparotomy）、頭蓋上之環鑽手術（trepanation）及白內障、預防天花等，都是受印度醫學的影響而發展出來的。

在體育方面，傳說達摩祖師在少林寺當方丈時，見寺僧身體羸弱而創出著名之少林拳術和氣功，除用作自衛強身、輔助靜坐之外，更可健全身心，以遵從古訓。少林拳術便由此而來，在後世日益發展而得享盛譽。

（九）宗教生活

佛教傳入，對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影響甚大。首先，佛教強調同情、慈悲，在佛殿供設的佛菩薩的形象使參拜者獲得安慰。它應允度脫一切衆生，修行者應專心默想；它制定盛大的宗教儀式，要信徒節制欲念，寬容異己，悲憫衆生。所有這些豐富了亦擴大了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及精神生活。它的業的道理，安慰了無數人。在慈悲的觀念下，佛教又設立各類慈善機構，如醫院、孤兒院、安老院等，造福社會。此外，更有不少佛教徒，他們在一殷宗教熱誠下，喜歡每年朝拜巡禮佛教聖地一次，如天台山或五台山等，使他們在日常枯燥的生活中得一調劑，遍遊山水，廣結良朋，乃是人生一大樂事。

（十）佛教對中國環境的適應

佛教東來後，對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方面能夠作出如此巨大的貢獻，主要之原因，是因爲它能夠逐漸適應中國環境，亦即愈來愈中國化，已非原來的印度面貌，所以我們在敘述中常常使用「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的名稱。

這種轉變，最突出的例子可以從天台、淨土和禪等各宗之建立看出來。天台宗使用中國的分類習慣把經典及中印的形上教理按「時」及按三諦的方式組織調配起來（即判教），同樣，淨土宗以念佛爲方便法門，禪宗却以「頓悟」爲依歸，（下轉31頁）

說。如有人問十四難：「一、世界及我常。二、世界及我無常。三、世界及我亦有常亦無常。四、世界及我亦非有常亦非無常。五、世界及我有邊、無邊。六、亦有邊、亦無邊。七、亦非有邊、亦非無邊。八、死後有神去後世。九、無神去後世。十、亦有神去、亦無神去。十一、死後亦非有神去、亦非無神去後世。十二、是身是神。十三、是身非神。十四、身異神異？」此等事無實故不答。蓋諸法有常無此理，諸法斷亦無此理。以是故，佛不答。此十四難，邪見非實，佛常以真實，以是故，置不答。而置不答，是爲答。答有四種：一、決定答，如佛第一涅槃安隱。二、隱義答。三、反問答。四、置答。此十四難，佛以置答。若言：「無一切智人，有是言而無義。」是大妄語。實有一切智人，何以故？得十力、知處非處故，知因緣業報故，知禪定解脫故，知衆生根善惡故，知種種欲解故，知種種世間無量性故，知一切住處道故，先世行處憶念知故，天眼分明得故，知一切漏盡故，淨不淨分別知故，說一切世界中上法故，得甘露味故，得中道故，知一切法若有爲若無爲實相故，永離三界欲故，如是種種因緣故，是以，佛爲一切智人。

朝 中 措 市 聲

呂偉東

沈沈永夜旅魂驚。待旦盼鶴鳴。市上惡聲四起，冥茫觸動心兵。
洋場十里，只逢牛鬼，不見神明。搔首問天無語，何時島國昇平。

踏 莎 行 客 心

鳳鳥離巢，瀾天大霧。寄身江嶺無寧處。五坡亭圮客心驚，愁雲遮斷蓮峯路。

淨土香蓮，高巖綠樹。山中最合幽人住。朝朝念佛，菩提自得如來度。

(上接第7頁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兩者都能顯示出中國傳統那種重簡易、直接和實踐的性格。這些都是真正的從中國土壤成長出來的佛教，而非從印度移植過來的宗派。

另外，佛教的僧團組織在中國亦有改革。在唐代和宋代，由於寺院方面可以擁有土地及工商業財產，因此，僧人和寺院的地位就像地主和貴族一樣，對鄉村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再者，寺院一般是由地方政府組織支持的，他們常替政府主持各種宗教慶典，故亦可視為國家安定的一種精神力量。這種關係是印度所沒有的。在中國，寺院要由政府管轄，目的就是要限制僧人的數目，僧人出家須經政府考驗，合格後發給度牒，這也是中國佛教僧團的特色。

隨着歲月的流轉，菩薩的形象亦被中國化起來。著名的將來之佛——彌勒佛（Maitreya）被改稱做「布袋」和尚，以肥胖可親的樣子歡迎人們進廟禮佛。觀世音（Avalokiteśvara）菩薩轉爲女身，以浙江省海岸的普陀山爲道場，文殊師利（Mañjusri）菩薩則居山西省之五臺山。此外，印度之「窣堵坡」（Stupa）傳到中國後，演變爲多層矗立的「塔」，建於位置良佳之地，以祈家族安寧，而不必再像以前印度那樣只用作收藏佛陀的遺骨之所。最後，印度佛教所重視的出家遺世的精神，傳入中國，亦與中國傳統孝道結合，建塔修廟，往往是爲了紀念先人。由此可見，印度佛教移植到中國，經中國土壤培植，其印度色彩漸褪，終於對中國文化作出了最大的貢獻，這是其他宗教所無法比擬的。這就是爲什麼在傳入中國的各大宗教中，印度佛教成爲最有影響力的宗教的原因了。

(1) 譯者按：張子此語，見「正蒙·天道篇」，見下文爲「無一物而非仁」。然據原著者語意，似更近於程明道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或「渾然與物同體」。

(2) 本句原文作：“This mind intuitively and instantly knows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without depending upon external sources.” 可譯爲：本心當下即知善惡是非而不假外求。譯者認爲此已接近王陽明之良知義而非禪義，故畧復其意。